

东方文学丛书

DFW XCS

Zhangguo Qingxia

【日本】井上靖著

包 容译

战国 情侠

● 日本当代最受崇敬的文学家的作品，描写日本古代战国时期的历史巨著。表现了武士的精神，歌颂了爱情的纯贞。

● 铁血男儿，沙场征战，气势如虹，谁知道命运重重艰难，未酬英雄志；多情女子，旷野追踪，柔情似水，怎晓得前途处处险阻，难圆多情梦。

● 堂堂武士品德高尚，宽宏大量，对敌人赤诚相见；区區小人心灵肮脏，锱铢必较，能，对朋友潜藏杀机。



北岳文艺出版社

I 313.4

14

86209

东方文学丛书

Zhanguo Qingxia

战国情侠

【日本】井上靖著

包 容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战 国 情 侠

〔日〕井上靖 著

包 容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6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册

*

ISBN 7-5378-0860-0

I·838 定价: 6.80元





译者和作者井上靖先生在井上靖的书房内。

译者前言

井上靖1907年生于北海道旭川市。他的父亲是一位军医，和妻子长年辗转外乡，所以他自幼跟随曾祖父的妻生活在原籍静冈县汤岛。这位老人在户籍上是他的“祖母”，对他的幼年生活有很大影响，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对她有许多描述。

1936年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这期间他为福田正夫的同人杂志《火焰》写诗，并在《新青年》、《新剧坛》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和剧本。

同年，井上靖的长篇小说《流转》获“周刊每日”颁发的千叶龟雄奖。自此，他被录用为每日新闻社大阪总社工作人员。

1937年应征入伍，曾至华北。翌年，以脚气病解除兵役，任美术记者。与小野十三郎、野间宏等作家结识。

1949年在杂志《文学界》上发表《猎枪》和《斗牛》，获芥川文学奖。1951年退出每日新闻社，以后就以第一流作家的姿态活跃在日本文坛。

1954年发表《明日来客》，1957年发表歌颂鉴真和尚的《天平之甍》，58年发表《楼兰》，1959年发表气势磅礴的《敦煌》和描写成吉思汗的《苍狼》，1963年发表以忽必烈元帝国与高丽的故事为题材的《风涛》，在表现东方民族古代生活上取得了一连串惊人的成就。

1964年成为国家艺术院院士，1976年获文化勋章。

• 1 •

在井上靖所写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当中，值得重视的是他对日本战国时期诸多故事的创造和描绘。

日本的战国时期始于公元1467年应仁之乱（指应仁元年至文明九年，以京都为中心、长达十一年的内乱），结束于1590年丰臣秀吉一统天下，大约延续一个世纪有余。这期间各地的大名纷纷起兵，连年征战，社会的演变加速了，人情日薄，分化加剧，贪得无厌者、朝秦暮楚者比比皆是。武士在推动历史的车轮，又被那巨轮碾碎。这是一个把人的本质在短暂而又狭小的时空中浓缩过后又再现在人的面前的时代。

井上靖采用战国时期的题材，写了不少作品。如《信康自刎》、《桶狭间》、《战国情侠》（原名《战国无赖》）、《战国城砦群》、《风林火山》等等。其中以后三部为最受读者欢迎。

《战国情侠》是作者获芥川文学奖的第二年（1951）在《周刊每日》上连载发表的，历时经年，读者踊跃。自从发行单行本以来，至1983年已印行五十余版。

原书名的无赖，即无赖汉。泛指放浪、流浪而沾有流氓习气者。在武士已经成为职业的年代，他们有的从一主而终，有的则成了痞子，靠暴力谋生，随波逐流，所以作者因其意，用为书名了。

《战国情侠》的历史背景是由天正元年（1573）八月，至天正十年（1582）五月。当时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垮台，织田信长进京。不久，织田信长消灭了与他长期竞争的对手武田氏，达到了鼎盛时代。然而，没有多久，他的家臣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自杀。而明智光秀不及十日就被织田的部将羽柴秀吉所败，死在乱军之中。这位羽柴秀吉就是日后统一全国的丰臣秀吉。

作品中故事的发展是从小谷城沦陷开始的，除去影影绰绰地出现了几次大战的轮廓之外，人物和故事都是作者杜撰的。作者在书中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主角佐佐疾风之介身上体现了作者对于战争，对于日本历史上一贯崇尚的武士精神的批判的观点。佐佐疾风之介有超群的本领，高尚的品德，他不趋炎附势，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也不沉缅酒色，是个头脑清醒的年轻武士。但是，他虽然痛恨象立花十郎太那样钻营取巧的势力小人，却又悔恨自己缺乏象三好兵部等人那样为主人尽忠尽勇的献身精神。他生活在那样的乱世之中想要洁身自好是不可能的，他矛盾、徬徨、苦闷、消沉，几乎丧失了生的意志。最后，他在一位纯真的乡村女郎良姑娘的爱爱的滋润之下，才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立花十郎太是作者在书中塑造的一个有些脸谱化的反面人物。他继承了武士的追求就是功名和利禄的时代传统，一心一意想往上爬。在他的心目中没有道义，没有友情，为了一官半职不惜踏着别人的头颅和鲜血。但是，他也终于和那些象沙石一般被时代淘汰了的无数武士一样，倒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前的混战之中了。

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两个不同的女性。加乃象是日本古画中的人物，高雅善良，散发着清淡的馨香。但她过于驯顺，过于抑郁，她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另一个女性良姑娘，虽是自幼生长在绿林之中的野姑娘，但她敢于爱，敢于追求，她的执着追求生存的意志，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精神。

镜弥平次在武士之中原是被蔑视的丘八一类的人物，但是，他却有着许多武士所缺乏的忠厚和刚毅。他不事二主，能在关键时刻以生命去实践他的诺言。他为他人而生，为他人而死，他的胸

怀是最坦荡的。

在书中还有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三好兵部。这位比睿山中八上城里的老武士，正直、古朴，很有些飘逸的神情。由于他那不畏权势、视死如归的精神，唤醒了佐佐疾风之介，使他真正认识到生命的意义。

除了历史题材小说之外，井上靖写了大量的现代小说。他在作品当中成功地描绘了不同生活领域的不同生活，他的笔法有时如浓郁的泼墨，有时又细腻得好似工笔。《战国情侠》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他用描写现代生活的笔法来写作的古代故事，往昔的战场和今人的柔情巧妙地得到了揉合。

一场又一场的大战象云烟一样过去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士象草芥一样倒下去了。当新的统治者坐上宝座时，更多的一批武士又将在新的征战中献身。井上靖笔下的武士，流浪的武士，无论胜负，都披着悲剧的外衣，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而象良姑娘那样乡间无知的少女，却能在战火燃烧过的废墟上，重新找到和走向希望。

目 录

译者前言	(1)
沦陷前夕	(1)
逃亡	(15)
新战场	(28)
凛冽的秋风	(40)
比良山	(52)
回声	(64)
龙卷风	(76)
武将的头颅	(100)
夏草	(113)
篝火	(125)
旋涡 (之一)	(138)
旋涡 (之二)	(150)
船会 (之一)	(163)
船会 (之二)	(175)
萤火虫	(187)
竹生岛 (之一)	(200)

DK64/53

竹生島（之二）	（ 212 ）
月光	（ 225 ）
丹波	（ 237 ）
箭书	（ 254 ）
山白竹	（ 266 ）
第二个秋天	（ 279 ）
湖水	（ 288 ）
孤岛	（ 301 ）
风云	（ 314 ）
呼唤	（ 328 ）
战国的风	（ 341 ）

沦陷前夕

—

天正元年^①八月二十八日，申时（下午四点至五点）。一阵暴雨，袭击了江北山野。然后，远远地遁去了。

虽然，雨住以后已经好大一会儿了，但是从小谷城的望楼上，仍然望不清楚琵琶湖的湖面。不过，环绕着这座城池的平原和散布在那平原上的几个小小丘陵，已经重现出它们原有的姿色，在云隙里射出的几束夕阳残照之下，象光粒子聚合体似地，闪烁着瑰丽的光辉。

在离城南不远的姬御前山上，本来驻扎着敌方织田信长^②军的司令部。然而，除了几十杆旌旗在中秋的红叶林中忽隐忽现之外，没有一点动静。

在那座姬御前山西坡下相当宽阔的地带上，长满了芒草或者是狗尾草。那些秋草，不时摇曳着穗子，泛起一层层白花花的波浪。

这令人迷惑不解的、未曾发生过交战的一天，就要过去了。

①天正元年为公元1573年。

②织田信长（1534—1582），战国时期有名的武将，官至右大臣，灭斋藤、武田等氏，图谋统一全国，事业未半，于能仁寺被其臣明智光秀所灭，自尽死。

黄昏就要降临了。

从表面上看，十郎太正在死盯着地呆望着那傍晚的景色；其实，他早已没有那份儿闲情逸致了。他的一双眼睛，在那生满髭须的面孔上，凝滞不动，却炯炯发光。那就和他多次在战场上——一心只想求得敌将的头颅而甩掉人群、避开各处的小冲突，一直冲向最惹人眼目的将旗时的眼神是一样的。那眼神，也和他在混战之中为了寻觅能给他提供立功受赏机会的大猎物而物色敌将时一样的炽烈。

过了一会儿，十郎太把死盯在一处的目光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虽然从表面上看，那里好象很平静，其实就在那平静的背后，织田军早已把那失去了屏障的小谷城重重包围，就连一只蚂蚁也休想爬进去了。

看来，要想从这里逃出去，可不那么容易。除非趁着黑夜，从严密的封锁网中混出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十郎太十分渴望得救，他产生了可耻的念头，他不愿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城池尽节而丢弃生命。他心想，身为武士也罢，为浅井长政^①家当差也罢，可不是为了战死疆场才干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千方百计设法活下去。

已经过了多半刻^②了。十郎太利用他在望楼上担任了望的机会，翻来复去地琢磨着，他想找一条能够保证他那一生一世只有一次的生命不致夭折，而能平安到达琵琶湖畔的道路。他为此已经变得神经质了，这与他那魁武的长相太不相称了。

他寻思着，要采取行动就得趁今天夜里了。但是，他又认为

①浅井长政（1545—1573）战国时的武将，官至大名，娶织田信长妹阿市为妻。后被织田军困于小谷城，自尽死。

②刻，日本古代计时标准。每刻等于现在的40分。

议和也并非完全绝望。今天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前来攻打，难道不是对方正在和本丸^①进行着某种谈判吗？如果议和成功，战争就此结束的话，那么，就不必白白抛掉过去的战功，弃城而去了。

然而，如果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战争仍然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这座城池就危在旦夕了。只要遭到敌军排山倒海般的连续进攻，休说三天，恐怕就连一天也挨不过去了。因此，要想弃城而去，再也不能错过今夜了。

他认为据城死守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目前小谷城早已半身不遂了。城主浅井长政居住的本丸，与其父浅井久政居住的二丸之间有一块地盘，三天之前，已沦于敌手。并且，在那里据守的浅井政澄、三田村国定和大野木俊秀等将领，均已投降，把敌人引进了本丸。如今的形势，已经紧迫得不容你坚守一阵之后再伺机逃脱了。

“一国的灭亡，来得真快，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啊。”

不知在什么时候爬上望楼来的弥平次，忽然说了一句。

“自打亮政老爷以来，到了这第三代，眼看着浅井家就完啦。谁要想逃，就得趁着今天晚上啦。”

十郎太猛地一惊，瞥了弥平次一眼。因为他觉得似乎被人家看穿了他的心思。

弥平次举起他那杆带缨的长枪时，脸上毫无表情。其实，说不定他本来是有表情的，但是，满脸的麻子和两道从上到下的刀痕，遮蔽了他内心的一切变化。当然，现在他也就毫无表情了。十郎太对这位鬓须斑白的中年武士，以及他那超群的枪法和令人莫测的心胸，总感到发痒。

“你打算战死吗？”

^①本丸指城池的中心部。

十郎太问道。

“是呀。人要死得其所嘛。”

他说完，狠狠地瞪了十郎太一眼，又说道：

“我也想逃啊！”

然后，他朝着十郎太，发出一阵嘶哑的怪笑。

这时，一群不知名的小鸟，从刚刚由迷雾中露出来的湖面上，由南向北飞去，仿佛是谁向空中撒了一把砂子。

“不管怎么说，太凄凉啦，今年秋天！”

弥平次这样说罢，纵声大笑着，旁若无人地从望楼上走了下去。

二

傍晚时分，有关今天巳时（上午十点至十一点）从织田军那里派来使者到本丸的事，已在城里传开了。而且，就连使者带来的议和内容，也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了。……织田信长和浅井长政并无宿怨，长政为了对越前^①的朝仓氏^②尽情义而反抗织田信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朝仓氏已经灭亡了，就不应该继续与信长为敌了。只要长政肯打开城门交出城池，两家本来就有婚姻关系嘛，信长绝不会亏待他……使者带来的口信，大体如此。

这传闻不脛而走，不多时就传遍了全城。武士们本来就惶惶

①位于今福井县东部。

②朝仓氏为战国时期越前守护，官至大名。此处指朝仓义景（1533—1573）因反对织田信长，大败于姊川之战，自尽死。

然的心情，受到了微妙的影响。他们的情绪忽然开朗起来，仿佛在那布满阴郁的城里，投进了一线光明。

人们并非仅仅把它当作传闻来接受的，而是认为它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因为，城主浅井长政的夫人阿市，是织田信长的妹妹，信长与长政是姐夫和郎舅，两家之间根本没有引起矛盾的直接理由。正如传闻中所讲，长政之所以与信长弓矢相见，就是因为织田信长事前没对长政通报；就向浅井长政多年的挚友朝仓氏挑起战端。而且后来的大战^①，也是老年昏庸、固执己见、不识天下大势的长政的父亲——浅井久政，不顾长政的反对才挑起来的。

当然，浅井久政不曾想到在这样短暂的时日里就被织田信长弄得身陷窘境；但是，自从姊川一战，浅井和朝仓联军一蹶不振，一度达成和议之后，两三年之内领土又逐渐被织田军蚕蚀，他所依靠的朝仓家也终于灭亡。于是，浅井家就面临今天的厄运了。

所以，织田信长使者来到本丸，可以说是能否使小谷城避免化为灰烬的最后的会了。

秋季昼短。当太阳落山，城里薄暮冥冥时，人们为了证实那传闻似地从城楼下的贮藏库里抬出了几桶名酒，送到城里的广场，其余的酒全送到各个望楼上的武士们那里去了。

到处洋溢着达成议和的乐观空气，这也难怪。因为这样一来，城池保全了，个人的生命也保住了，这种心情谁也能够理解。武士们由于在昨天之前一直苦战，疲劳使他们格外地经不住酒劲儿。不大一会儿，各处围着酒坛的人群当中，就响起了粗犷的歌声。

^①指“姊川之战”，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联军击溃浅井与朝仓军。

你说浅井城象一块糕^①，
红豆米饭粗茶糕。

我说信长老爷是个鳖，
缩头缩尾一只鳖。

等你一旦伸出头，
咔嚓一刀砍下来！

不少人随声附和着，那歌声简直在嘶喊。去年夏天，两军在大岳城隔城相峙时，织田军嘲弄浅井的城池小，唱道：“浅井的城啊小又小，好比一块粗米糕，喝罢早茶就吃掉。”所以，浅井的武士们回敬他们。

这歌声飘来，引起了城里人们的无限感慨。他们嘴上不说，心中却暗想：一年以前，小谷城还有过唱这歌谣的兴致；事到如今，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主家在这一年里一落千丈，直落得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了。

不论怎样，今天可能停战的乐观估计，使年轻的武士们快活得有点儿喜不自禁了。

一名腿上带着刀伤的跛腿武士，铠甲还没来得及脱掉，就在那里拄着短矛，乱舞乱跳。在他对面，另一名年轻的武士坐在装人头的匣子上唱起了小曲。篝火忽明忽暗，把那武士的脸照得一会儿艳如桃花，赛过美少年；一会儿又苍白憔悴，好似已经气息奄奄，痛苦不堪。由于四周的喧嚣，一点儿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只能看见他那刻板而又冷酷的表情。所以，使人觉得他的表情和

①指农民喝茶时吃的点心，有简陋和一文不值之意。

歌声，那么不谐调。

这喧嚣而又放纵的酒宴，进行了一阵子。但是，又传来了第二个消息，把武士们从酒醉中催醒。这消息来得太无情、太突然了。

消息说：以明日拂晓为限，浅井必须把阿市夫人^①和三位年幼的郡主交给织田军。

看来，这是两军即将最后决战的信号了。

并且，就在这个新消息使武士们惊魂未定的当儿，城里下了一道命令，叫武士们休息，以免贻误明天的战机。不过，今晚的酒宴是无拘无束的，如果能坚持，彻夜畅饮也是容许的。

虽然酒宴还继续着，但是，每个人都沉默不语了，只有篝火在暗夜里劈劈剥剥地发出声响。一会儿，酒宴的气氛也改变了，人们一下子狂暴起来了。

人们仿佛一下子都翻了脸，一个个黝黑的面部油光光地闪亮，两眼发直，丑陋的嘴里发出含意不明的吼叫。

在城南角和城北角的望楼下，肋坂八左卫门手下的武士们十几个人凑成一团，正围着酒桶畅饮。镜弥平次也坐在一伙当中，叫身旁的武士：“斟酒！”那武士就拿长勺，往他的大酒杯里满满地斟上酒。弥平次半蹲着，双手把酒杯捧到嘴边，咕嘟咕嘟两三口就喝干了。然后，他把酒杯扣在仰起来的脸上。看他刚要仰起头来，却又忽然发出袅鸟般的叫声，一道白光，把酒杯远远地掷了出去。酒杯飞过东一群西一伙麇集在广场的武士们头上，最后在远处撞在什么物体上，发出破碎的声响。

“你说，你打算以身殉城吗？要想逃走，就趁现在啦！”

当满脸麻子和刀痕的弥平次这样吼叫时，就象一尊凶神。酒

^①即织田信长之妹，浅井长政之妻。